



小 酒 店

〔法〕左 拉 著

王 了 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mile Zola
L'ASSOMMOIR

Fasquelle Editeurs, Paris, 1954

小 酒 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1}{2}$ 插页 3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6,601—106,600

书号 10019·919 定价 1.40 元

作者原序

“盧貢—馬加爾”应当是以二十部小說來組成的。這部書的總計劃在一八六九年已經定下來了，我是極端嚴格地遵守這一計劃的。到了該寫“小酒店”的時候，我就和寫其他幾部一樣^①把它寫成了；在我原定的路綫上，我一秒鐘也沒有停頓。並且這件事也賦與我一種力量，因為我有一個前進的目標。

當“小酒店”在報紙^②上發表的時候，它受到史無前例的粗暴的攻擊，人家譴責它，說它應負一切罪行的責任。是否必需在這裡用幾行文字來解釋一下作者的我的意圖呢？我想描寫的是我們城郊的腐敗的環境中一個工人家庭的不幸的衰敗情況。酗酒和不事生產的結果，使家庭關係也十分惡劣，使男女雜居，無所不為，使道德的觀念逐漸淪喪；到頭來就是羞辱和死亡。

其實“小酒店”是我的作品中最謹嚴的一部。我在別的作品中往往還觸及到更可怕的創傷。只是小說的形式上有点叫人害怕。人們對我用的字眼很生氣。我的罪過是不該有文學上的好

① “小酒店”已是“盧貢—馬加爾”的第七部。前六部如“盧貢家族的命運”，“盧貢大人”等俱已如期發表。

② 報紙指“公共福利報”，“小酒店”在該報上發表了一部分以後，因受到攻擊，竟中途停止登載。

奇性，把人民的語言收集起来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地使用。啊！这种形式就是我最大的罪行！不过，这种語言的字典却有的是，許多文人还在研究它，对它的新鮮活潑之氣，对它在刻繪形象方面的生勁而有力的地方，他們还大感兴趣。至于那些虎視眈眈的文法家，人民的語言，簡直是他們的寶貝。不过，無論如何，总不会有人認為我的志趣是在作純粹的語言学的工作，認為我在这上面会感到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深刻的兴趣吧。

再說，我也不加辯護。我的作品就会替我辯護。它是一部描写现实的作品，是第一部不說謊的、有人民氣味的描写人民①的小說。不应当作出这样的結論，說全体人民都是坏人，因为我的許多人物也并非全是坏人。只是他們生活于貧困之中而又作着極其笨重的工作，因而变得愚蠢而且敗坏了。在大家对我和我的作品使用可笑的、可厭的、帶有成見的判断之前，应当先看我的那些書，了解它們。大家都知道，我的朋友們是多么喜欢那种使大家娱乐的惊險的傳奇故事！我希望大家知道，大家所謂的吸血鬼，專写杀人流血的小說家，其实是社会上的一个正人君子、艺术家、研究者；他只在自己的角落里过着謹慎的生活，唯一的野心就是使自己有一部作品广为傳播而且万古長存。任何無稽之談我都不加以否認，我只是工作，讓時間和讀者的信任来把我从这愚蠢的包圍圈中拯救出来。

左拉

1877年1月1日于巴黎

① 这里原文用的人民(peuple)，实际上是指与貴族、資產階級对立的平民，在“小酒店”一書的具体情况中，多半指手工業工人。

——

綺爾維絲等候郎第耶，直等到了深夜兩點鐘。她穿着一件短小的寢衣，在窗口冷風中站立久了，弄得全身發抖，只好橫倒在床上打瞌睡；她身心如焚，眼淚濕透了臉頰。自從她和他在“雙頭牛”飯店吃了飯，出來之後，他便叫她回家同孩子們睡覺；至今已有了八天，他僅僅在每天夜深的時候才回來，依他說他是在找工作。今天晚上，當她憑窗等候他的時候，她看見“大陽台”舞場的十個窗子里射出一帶燈光，映在外面的馬路的黑黢黢的地上，她又似乎看見他走進了舞場，他的後面跟的是那個小阿黛兒。阿黛兒是一個擦銅女工，常常和他同在一個飯店里吃飯，現在她垂着手跟在他的後面，相離五六步遠，好像她不願意在舞場門前的強烈燈光下挽着他的手臂一同走路，所以才放了手似的。

將近早上五點鐘，綺爾維絲醒過來的時候，她的身體發僵，腰酸背痛，不由得放聲嗚咽起來。原來郎第耶還沒有回家。這是第一次他在外面過夜。她坐在床邊上，頭上是天花板下懸掛着的一幅破舊的、褪了色的花布幔。她的雙眼蘊着淚珠，懶洋洋地向淒慘的臥房內四處望了一望，房里有一個核桃木的橫櫃，櫃上還缺少一只抽屜，又有三張麥稈墊的椅子，一張油膩的小

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缺口的水壺。为了孩子們，又在橫櫃前面加放一張鐵床，竟占了全房間的三分之二。綺爾維絲和郎第耶的箱子摆在一個角落上敞开着，里面空無所有，只有一頂破旧的男帽压在一些骯髒的內衣和袜子下面；沿着牆，在椅子的背上挂着一件已經有破洞的披肩，一条沾滿泥的褲子，都是些估衣店的商人們所不肯收买的破旧东西。在壁爐上，兩個已經不能配成一對的鉛鉄蠟台中間放着一叠粉紅色的当票。这算是这个旅館里的漂亮房間，非但在二楼，而且窗子正对大街。

这时候，兩個孩子并头躺在枕上睡得正好。克罗德八岁了，他的双手露在被窩外面，緩緩地呼吸着；爱弟納只有四岁，他的一只手臂攔在他的哥哥的頸上，臉上現出笑容。他們的母亲眼泪汪汪地注視到他們的时候，重新又嗚咽起来。她用一条手帕掩住自己的嘴，以免漏出嗚咽的声音。她赤着脚，簡直忘了重新穿上脫落下来的旧拖鞋，竟又轉身去憑倚着窗子，仍旧像每夜一样等候着，远远地望着馬路的人行道。

那旅館是在教堂路，卖魚巷的左边。这是一所三層樓的破旧房子，牆上塗的是紫紅色，直到三楼，都裝有百叶窗，不过已經被雨打得糟朽了。門前兩個窗子中間一盞星形玻璃灯的上面，塑着黃色大字招牌：“好心旅館，館主人馬 索利耶”，因为牆上長霉，字迹已經斑斑脫落。綺爾維絲，手帕捂在嘴上，因为那盞灯阻碍她的視綫，于是踮高了身子。她向右方望去，望到洛歇叔雅路那边，看見成群的屠夫們穿着染血的圍裙，在屠牛場的門前排列着；涼風吹来，不时把被屠杀的畜生的腥臭气味傳送到她的鼻子里；她向左面那条帶形的馬路望去，把視綫停在她的面前的那座白色的拉里布吉埃医院——当时那医院正在兴工建筑。她慢慢地来回眺望着把視綫移到稅卡的牆上，她往往在夜里听

見牆后有被凶杀者的喊声；她想到了凶杀，便用眼睛搜寻那些黑暗偏僻潮湿污穢的路角，生怕發現肚子被刀戳穿了的郎第耶的尸体。当她抬起了眼睛向那靜悄悄地圍繞着这个都市的一望無际的灰色城牆以外看去的时候，她發現了一道太陽的光芒，陽光里已經充滿了巴黎的喧囂的曉声。但是她始終把眼睛轉向卖魚巷，伸着脖頸，在苦悶中自娛地看那些从蒙馬特和教堂大街下来的人群，牲畜，貨車川流不息地在稅卡的兩座矮屋中間通过。这里面有成群的牛羊，有因一时的障碍而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有去上工的絡繹不絕的工人队伍，背上扛着工具，臂下夾着面包，所有这巨大的人群，接連不断地淹沒在茫茫大海似的巴黎之中。当綺尔維絲在这些人当中以为看到郎第耶的时候，她更探出身子，冒着墜楼的危險。随后她又把手帕堵着嘴，堵得更紧，像是要掩盖她的痛苦似的。

一个少年人的快活的声音使她离了窗子。

“先生不在家嗎，郎第耶太太？”

“可不是嗎，古波先生，”她勉强微笑着回答說。

古波是一个鋅工，住在本旅館最高層的十法郎一間的小房子里。他的肩上挎着一个口袋。他因为看見她的房門外面插有鑰匙，所以像一个朋友那样徑自进来。他繼續說：

“您曉得嗎？現在我就在这里医院里做工……喂，您看，多么好的五月天气！今天早上的風，真有些刺骨呢！”

他說着便注視綺尔維絲的被眼泪漬紅了的臉孔。他看見床上的被褥依然整齐，便輕輕地搖了搖頭；后来他又走到孩子們的床前，看見他們仍旧睡着，面色粉紅，像兩個小天使一样。他把声音放低，又說：

“唉！先生有点不老成，是不是？……郎第耶太太，您不要伤

心。他很关心政治；前几天人家选举尤金·許^①的时候，据說是个好人，他就热烈得几乎發狂。也許昨晚他整夜同朋友們在大罵那下流的波拿巴呢。”

“不，不，”她很吃力地說，“他不会像您所猜想的。我曉得郎第耶在什么地方……我們女人总是一样，总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天啊！”

古波眨了眨眼，表示他不受她哄騙。他临走的时候还說如果她不願意出去，他可以替她去买牛奶。她是一个美丽而且善良的妇人，假使她有困难的一天，她可以靠他帮助。綺尔維絲等到他走远了之后，仍旧憑窗眺望。

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城边一队一队的人畜还不住地进来。人們辨出穿藍色衣服的是些鎖匠，穿白色衣服的是些泥水匠，大衣里面露出長工作服的是些油漆匠。这群人，在远处看来，色采都不甚鮮明，好像混成一片土灰色；其中只有淡藍色和灰黑色特別显眼。有时候，一个工人停了脚，重新燃着了烟斗；他的前后左右的人們不住的向前走，也不笑一笑，也不向同伴說一句話，土色的面孔朝着巴黎，卖魚巷好像一張大嘴，把他們一个一个吞噬了。卖魚巷的兩個轉角处有兩個卖酒商人正在打开門窗板，便有許多人在門前放慢了脚步。在未进店門以前，他們先停留在人行道上，斜着眼睛望着巴黎，兩臂松弛一下，就算是一天的逍遙。在櫃台前，一群一群的人正在那里买酒喝；一个个都得意忘形地站在那里，挤滿了店堂，吐痰，咳嗽，把小杯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潤他們的喉嚨。

綺尔維絲向馬路的左方窺探，似乎看見郎第耶走进了哥倫

① 尤金·許(Eugène Sue, 1804—1857)是法国的通俗小說作家。

布伯伯的酒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不戴帽子，穿着圍裙的胖女人在街道的中心向她問話。

“喂，郎第耶太太，您起来得很早啊！”

綺尔維絲俯身向下望着說：

“呃！原来是您，博歇太太！……唉！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对了。事情不办是不会成的，是不是？”

于是一个在窗子里一个在街道上就攀談起来。博歇太太是这所房子的女門房，楼下就是“双头牛”飯店。有許多次，綺尔維絲在她的門房里等候郎第耶，以免独自一人和那些吃飯的男子們同席。那女門房告訴綺尔維絲，說有一个職員要縫补一件外衣，而她的丈夫不能把那外衣領来，所以她今天早上特地到离此不远的卖炭路，趁那个職員未起床的时候去找他。后来她又說昨天晚上有一个房客引了一个女人进来，直鬧到夜里三点鐘，扰得大家都睡不着。她一面說着，一面审察着綺尔維絲，像是想要知道她的秘密；她好像是專为打听消息才到这里来的一样。她忽然問道：

“郎第耶先生还没有起来嗎？”

“是的，他还睡着呢，”綺尔維絲答时，忍不住漲紅了臉。

博歇太太看見她的眼泪涌上了眼睛，当然，她已感到了滿意，所以她嘴里喃喃地罵着男子們是些懶汉而走开了。忽然她又回来，叫道：

“您今天早上要到洗衣場去，是不是？……我也要洗些东西，我在我旁边替您留一个位置，我們可以再談談。”

后来她似乎忽然起了憐憫心，說：

“我的可憐的小姑娘，您最好不要停留在这里，这样会惹出

病来的……您看，您的臉都發紫了。”

綺爾維絲仍旧在窗前死等了整整的兩個鐘頭，直等到了八點鐘。各商店的門都開了。從蒙馬特走下來的工人們漸漸稀少，只剩有幾個迟到的人，大跨步走進城來。在賣酒商人的店裏還站着先前那一班人，在喝酒，吐痰，咳嗽。在男工人之後又來了好些女工，擦銅的，做帽子的，做假花的，一個個都緊束了她們的薄薄的衣衫沿着外面的馬路奔走。她們三五成群，興高彩烈地談話，輕輕地笑着，把光亮的眼睛向前後左右張望。更遠些，有一個孤另另的，瘦削的，臉色慘白而態度嚴肅的女子，避開了那些垃圾堆沿着稅卡的牆走着。隨後走過去的是些商店的伙計們，一面走着，用手指吹着哨，一面吃他們的一個銅子的麵包。又有些枯瘦的青年人，穿着很短的衣服，眼皮下垂，走着還打瞌睡。更有些小老頭子們，他們的臉色因為整天守着辦公室而變得蒼白，一面蹣跚地走，一面看他們的表，好計算他們行路的时间。隨後大馬路上又現出了一片清晨的安靜景象，有些附近的有錢的人正在太陽下散步；有些母親們不戴帽子，穿着骯髒的裙子，搖哄着她們的嬰兒，在街道的長凳上換他們的襁褓。又有一群拖着鼻涕的孩子們，袒着胸，互相撞碰，時而倒在地上，叫呀，笑呀，哭呀，鬧個不了。這時候綺爾維絲覺得又氣悶，又絕望，焦急得要暈過去。她似乎覺得一切都完了，連時間都完了，耶第耶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她以失望的目光，從那些骯髒黑臭的屠宰場直望到嶄新潔白的醫院。從一排一排的開着的窗子望進去，看見醫院裏面的房子還是空空的，好像是死神光臨過的樣子。在她的面前，稅卡的牆的後面，天空透出光輝，漸漸升起的太陽普照着初醒的巴黎，炫耀在她的眼裏。

年輕的綺爾維絲坐在一張椅子上，兩手無力地下垂，不再哭

了，这时候郎第耶安然地走了进来。

“是你！是你！”她叫了起来，一面想上前去摸他的脖頸。

“呃，是我，怎么样？”他回答说，“我想你也許不会胡鬧吧！”

他把她推在了一边。后来他又用一种耍坏脾气的样子把黑呢帽子向橫櫃上一扔。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男子，身材很矮，头髮很黑，一張漂亮的面孔，稀稀的鬍子，他时常不知不觉地用手卷着它。他穿着一件工衣，外面罩着一件紧紧地裹着他的身体的挺髒的旧大衣，他說話时帶着很重的普罗旺斯省的口音。

綺尔維絲重新倒在椅子上，和婉地用簡短的話埋怨他：

“我一夜不曾合眼……我以为也許人家害了你……你是到哪里去了？你在什么地方过夜？天啊！你不要再这样吧，要不然我就要發瘋了……說吧，奧古斯特，你是到哪里去了来？”

“天知道！我是到我有事情的地方去啦！”他說时聳了聳肩；“我在八点钟到哥拉西耶去看一个朋友，他打算开一个制帽厂。我耽擱得很晚。所以我宁願在他家过夜……再說，你要知道，我是不喜欢人家盤問我的。不要再嘮叨！”

綺尔維絲又哭起来。他們爭吵的声音不小，而且郎第耶的举动粗暴，把椅子撞倒了，孩子們因此惊醒。他們在床上坐了起来，裸着一半身体，用小手分开他們的乱髮；他們听見母亲哭泣，还没有睜开眼睛就大声喊叫，跟着也哭起来。

“唉！又鬧起来了！”郎第耶气冲冲地說；“我警告你們，我又要走了，我。这一次我真的走了……你們不肯住口嗎？再見！我要回到我来的地方去了！”

他說着早已在橫櫃上把帽子拿了起来。但是綺尔維絲連忙上前，(吃吃地)說：

“不，不！”

随后她同孩子們温存了一番，使他們收了眼泪。她吻他們的头髮，說了許多亲爱的話叫他們再睡。那两个孩子忽然安靜了，在枕上笑着，互相捻着皮膚玩耍。这时候父亲靴子都不脫，早已倒在床上，因为一夜不曾入睡，所以露出疲倦的样子，脸上花一塊白一塊。他睡不着，眼睛睜得很大，向臥房內的四面張望了一会咕嚕着說：

“真干淨，这里！”

他对綺尔維絲注視了一会以后，又接着凶惡地說：

“你也不打算收拾一下嗎？”

綺尔維絲只有二十二岁。她的身材很高，略为瘦一些。眉清目秀，可惜已經被艰难的生活糟蹋了。她散着头髮，穿着破旧的拖鞋，在一件白色的短寢衣里打寒战。家具上的塵土和油腻沾污了她的寢衣。方才經過的那一陣哭泣和煩惱，竟使她好像老了十岁。她本来怕他，一味忍耐着，現在听了他的話，忍不住發作了，說：

“你真沒有道理。你分明曉得我已經尽我的能力做了。我們落到这步田地，并不是我的罪过……我倒要看看你，如果你帶着两个孩子，在一个房間里，連燒热水的爐子都沒有，你怎么办？……你从前說过，到巴黎之后我們即刻找一个地方安頓下来，假使你不把錢吃光了，会弄到这地步嗎？”

“喂！錢是你同我一起吃光的；今天你要借这个机会賴我一个人却不行！”

她似乎沒听見，只顧繼續地說：

“总之，如果肯發奋，还有法子想……昨天晚上我看見了福公尼耶太太——就是新开路的那一个洗衣妇人；她在星期一就

可以雇用我。如果你到哥拉西耶你的朋友那边工作去，在半年之内我們就可以翻身了，我們可以漸漸买些衣服，到別处租一所小房子，我們就有了家……唉！应当工作，努力工作……”

郎第耶轉过身去向着床的里面，現出厭煩的样子。于是她生起气来：

“呃！对了！人家曉得你是不爱工作的。你的野心很大，要像一位老爷一样穿好衣服，要同着穿綢穿緞的娼妇去游逛。是不是？自从你把我的衣服都送到当鋪里去了之后，你就觉得我不够漂亮了……奥古斯特，我本来还想等一等，不愿意同你說起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过夜。昨天晚上我看見你同那娼妇阿黛兒走进了‘大陽台’舞場。唉！你真会挑选女人！那个女人倒是干净！怪不得她摆王妃的架子！……飯館里吃飯的人們誰沒有同她睡过觉！”

郎第耶一跳就跳下了床。他的煞白的臉上瞪着一双墨一样黑的眼睛。这矮子的怒气簡直就像一陣狂風。然而綺尔維絲还是照样說下去：

“是的！是的！飯館里的人一个个都同她睡过觉！博歇太太就要把她和她的娼妇姊妹赶到別处去住，因为常常有一大群男子在楼梯上守候着她們。”

郎第耶举起了两个拳头；后来又抑止了打她的意思，只捉住了她的兩臂猛烈地搖晃她，把她推倒在孩子們的床上，孩子們重新又哭起来。他再躺在在床上，口里喃喃自語，形容凶悍，似乎打了一个主意，却没有十分决定。他說：

“綺尔維絲，你不曉得你剛才做了什么事……其实你錯了，將來你看！”

孩子們哭了一会。他們的母亲在床边上，俯身摟着他們；口

里用單調的聲音說這麼一句話，說了又說：

“唉！假使沒有你們，我的可憐的孩子！……假使沒有你們！……假使沒有你們！……”

郎第耶安然地躺着，舉眼望上面的一幅破舊褪色的布幔，心里正在默默地打主意，不再聽她的話。他這樣支持了差不多一個鐘頭，雖然因為身子疲倦，眼臉漸漸睜不開，然而他還不肯睡覺。他轉過身來，用肘支着腮，面色無情而堅定。這時候綺爾維絲也把房間收拾好了。她讓孩子們起了床，替他們穿好了衣服，正在整理他們的被褥。他望着她把臥房打掃了一遍，把家具也揩了一揩；房子仍是黑暗可憐，天花板被烟熏黑了，牆上的紙也因潮濕而脫落下來，三張椅子和一個橫櫃都是跛腳的，抹布一揩過去，油垢成堆，始終揩不干淨。當她對着挂在窗戶插銷上的他所用來剃鬚子的一面小圓鏡子梳理了一下頭髮，正用水洗滌的時候，他似乎在審視她的赤裸的雙臂，赤裸的酥胸和其他赤裸的地方，好像心中在作比較似的。這以後，他把嘴歪了一歪。綺爾維絲的右腳是有点跛的，但是除非在她勞累得支持不住的日子裡，人家才會發現她的毛病。今天早上她因昨夜太疲倦了，所以拖着她的右腳，把身子靠在牆上。

他們默不作聲，彼此再也不交談一句話。他呢，他似乎在等候；她呢，她忍氣吞聲，勉強裝作無事的神氣，只忙着工作。她把箱子後面角落上丟着的髒衣服打成一個包裹，正待出去，他終於開口問道：

“你在做什麼？……你到哪裡去？”

起初她還不回答。後來他氣沖沖地再問，她只好回答道：

“你該看得出來吧……我要去洗這些東西……孩子們不能常常穿泥污的衣服啊。”

他等她拾起了兩三塊手帕。又靜默了一会，然后才說：

“你有錢嗎？”

忽然間，她站了起來，正眼望着他，手里仍旧拿着孩子們的髒衣服。

“錢！你要我从哪里去偷得來？……你分明曉得前天晚上我那黑裙子只當了三個法郎。我們已經把這錢吃了兩頓中飯，豬肉店里是很容易花錢的……呃，我當然沒有錢了。我有四個銅子要用到洗衣場去……我不能像有些女人那樣賺錢。”

他并不因為她這隱語而罷休。他下了床，巡視過房里懸挂着的許多破舊衣服。末了，他把那褲子與那披肩取了下來，再打開了橫櫃，把一件寢衣和兩件女襯衫取了出來，加進包袱里；然后他把一切都交到綺爾維絲的手里，說：

“喂，把這些都拿到當舖里去。”

“你不要我把孩子們也抱了去嗎？唉！假使人家肯讓我們典當孩子，這倒是避免拖累的好法子呢！”

她雖然這樣說，還是到當舖里去了。半個鐘頭之後她回來，把一個五法郎的銀幣擺在壁爐上，又把那當票加進了兩個蠟燭台當中的那一疊當票里。她說：

“這是他們給我的。我想要六個法郎，但是沒有法子。唉！他們不會破產的……那里頭的顧客多着呢！”

郎第耶沒有立刻拿着那五個法郎。他似乎想要她去兌換零錢，好給她留下幾個銅子。後來他看見橫櫃上的紙包里還剩有一些火腿，一塊面包，于是他就決意把那銀幣溜進他的背心口袋里去。這時綺爾維絲向他解說：

“我還不會到賣牛奶的婦人那里去，因為我們欠了她八天的錢。但是我很快就可以回來的，我出去之後，你先下樓去買些面

包，再买些炸排骨，等一会我們一塊兒吃中飯……你再买一瓶酒上来。”

他沒有說不肯的話。他們似乎是和平了結了。綺尔維絲繼續把那些髒衣服放进了包袱。但是当她想要把箱底的郎第耶的内衣和袜子拿去的时候，他嚷着叫她把那些东西留下。

“把我的衣服留下！你听见了吗？我不愿意！”

“你怎么不愿意呢？”她站了起来问；“你难道还想穿这些发霉的东西么？这非洗一洗不行。”

她說着，很擔憂地审视着他，看見他那美少年的臉上仍旧露出無情的样子，竟像此后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回心轉意似的。他生了气，从她手里搶过了衣服，扔在箱子里。

“媽的！你順从我一次吧！我对你說不愿意就是不願意！”

“为什么呢？”她問时起了重大疑心，臉色变得煞白；“这时候你不出門，用不着你的內衣……我拿去了有什么关系呢？”

她說着把眼睛紧紧地盯住他，他觉得难为情，犹豫了一会，然后吞吞吐吐地說：

“为什么？为什么？……好！你会到处逢人便說你照料我，你替我洗衣服，替我縫补。呃！我却討厭这个！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好了……洗衣婦們并不是替猪狗洗衣服的，我尽可以找她們去啊！”

她哀求他，而且自辯說她从来不曾向人說过埋怨的話；但是他粗暴地把箱盖一关，自己坐在上面，狠狠地对着她的臉說了一声“不行！”他的东西，当然由他做主；后来他为了要避免她的視綫，仍旧回到床上躺下，說他困倦了，叫她不要再罗唆。这一次他真的像是入睡了。

綺尔維絲一时拿不定主意。她有意把那些髒衣服一脚踢开，